

美丽的焦作春满园

□秦继利

巍巍太行山下
滔滔黄河之畔
有一方肥沃的土地叫怀川

从古到今
这里人杰地灵、文明千年
孔子拜师、老子问道
韩愈著文、许衡授时
朱载堉创音律举世闻名
太极拳传天下声震宇寰

从古到今
这里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净影寺月山寺寺寺相连
神农山云台山山山叠峦
青天河青龙峡珠联璧合
影视城嘉应观把黄河文化展现

看今朝
党和政府引领人民
改革开放科学发展
加快推进经济转型
建设我们美好的家园

南水北调穿城过
珍珠玉带舞白练
引黄入焦碧波漾
湖泊湿地生态园

北山绿化播绿被
市区休闲增游园
高楼林立路宽敞
处处美景映眼帘

高速公路跨中原
城际铁路建正酣
新型公交连城乡
市民出行真方便

商场超市连锁店
琳琅满目样样全
文化生活展风采
人民幸福多美满

清晨
人们来到清新的公园
唱歌唱戏弹乐器
健身舞蹈打太极
书法画画练绝技
鸟语花香绿草地
一个个花枝招展
一个个露出笑脸
一个个体魄康健
一个个喜在心间

街道旁绿树成荫
公园游园鲜花绽放
桃花杏花月季花
樱花梨花海棠花
花团锦簇吐芬芳
姹紫嫣红映春光

人在画中游
画在人中行

这就是我们美丽的焦作
这就是我们明媚的春天

半城青山半城水
山阳大地景最美
青山相拥
绿水环绕
城在林中
景在城中
生态宜居的焦作
文明和谐的焦作
这就是焦作的春天
这就是春天的祝愿

牡 丹

□刘翠萍

春日迟迟
直到四月芳菲尽
你才从深宫大院
从容出场
帝王树下轻幻的梦
开出硕大的花朵
娇艳夺目
像皇冠一样在枝头
怒放
大片大片雍容华贵的忧伤

夕阳远落
月华满身
风从指间穿隙而过
挤过来的孤独
与我一起
保持朴素的姿势
多少喧哗已尘埃落定
无奈一身磅礴霸气
而时光却已苍凉
明日
红润润的
落花必将惆怅一地落寞

枯萎的时光饮鸠止渴
一朵花
一种姿态
这一园子的仪态万方
仿佛平平仄仄的叹息
早已无药可救

—
桐树是先开花而后才长出叶来的。

开始关注桐花，是 30 年前的事。

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高中毕业前夕，由于逆反心理作怪，本来可以顺顺利利参加高考的我，却鬼使神差地放弃了这个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生机遇。当时的语文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又是一个村的，就跑到我家苦口婆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返校复习，备战高考，不要错拿主意。我的父亲也是高中教师，当时担的是高考班的数学课，在另外一个学校任教，他知道了我的决定，也专程从学校赶回家里，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无奈我意已决，父亲只好愤愤而去。为了躲避他们的唠叨，我这个出身书香门第之家的逆子一气之下，打起铺盖卷儿，跑到了十几里外的一个砖瓦场打小工去了。

那个时候，正是草长莺飞的三月，也就是在我打工的工地，我第一次真正闻到了桐花那种浓浓的、甜甜的、香香的味道。当时，桐花的味道对我来说，既是一种兴奋剂，能让我终日疲惫不堪的身体为此得到放松和休息，更是一种只有我才能够听得懂的甜美的语言，能让我孤独无依的心灵在黑夜里得到莫大的慰藉。闻到桐花的味道，我即使在艰难地推着砖坯车，腿如灌铅，大汗淋漓，内心也会感到无比轻松、无限美好。尤其是在阴雨天不干活的时候，我会迫不及待地像寻找老朋友似的，跑到工地旁那排又高又大的桐树前，仰着脖子，虔诚地看着桐树上那一枝枝、一簇



春游。 崔清礼 摄

父 亲

□樊瑞楠

父亲一生清平，远离功利，教书育人，独善其身，他的遗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父亲外形清瘦，面容白净，目如辰星，心若止水，他话语不多，不善交际，他与人的关系很纯粹，同学就是同学，同事就是同事，不远不近，绝无交集，所以父亲一生中没有几个好朋友，更没有吃喝不论的铁哥们，遇到事自然无人出头替他仗义执言或出手相帮，他独来独往，万事不求人，很多事他都一个人扛着，默默地忍受着。好在那时世风纯正，人心公允，父亲这样处世也无碍。他从不与儿女言说什么，他的成功、失败、快乐，他的悲伤，他的所思所想，我们很少知道，很多事都是通过母亲告知一二。父亲看了许多书，但看了也就看了，从不与我们言讲，他去世时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遗物，就是满满的一大书架书和普通的文房四宝。母亲说：“他是茶盅里煮饺子，肚里有东西倒不出。”但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却是潜在的，我和弟弟都热爱读书和写作，就是秉承了他的性格和遗风。

父亲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形象，他不善家务，对厅台洒扫，灶前烟火从骨子里排斥，可无奈他生于凡尘，居于弄弄，他不得不为我们一家的生计奔波劳碌。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他曾像一个农民一样在别人转让给我们的一块自留地里耕种耬耙；为了不让炉火断炊，他曾步行几十里拉着架子车到方庄煤矿去拉煤；为了贴补家用，他曾和母亲一起领着我们坐在草席上加工鞭炮；为了节省开支，他自己动手安灯走线、修车修锁……父亲属于心灵手巧之人，上世纪 70 年代，半导体收音机还没有普及，他就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个小收音机，家里的缝纫机坏了，他也会拆拆装装，将之修好。父亲的职业与商贸相去甚远，但他却会打算盘，虽没有当营业员母亲的打得快，但母亲说他打得全，像九九归一、长虫大脱皮他都会打，更奇的是父亲还会用算盘开方、解方程，母亲提起这些就很荣耀。

我小时候，母亲在街道的缝纫组工

桐花，桐花

□田 健

簇、一串串的花，看着它的花形，看着它的颜色，又看着它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的样子。此时此刻，我的心常常会被一种无法言状的美好的情愫包围着、浸润着、幸福着，而一种莫名其妙、五彩斑斓的激动，便会像春天里的一只鸽子，悄然衔着我年轻的梦想和祝福，扑棱棱飞向我无法预测的未来。

那一年，我才 16 岁。我把一种对春天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桐花的味道中。只要一闻到它熟悉而又香甜的味道，不管是否能看得见桐树的身影，我都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桐花的味道。

而每当这时，那个春天里年少的我的形象，便会翩然飞入我的心田，撩醒我沉睡的记忆，让我对桐花充满了感动，让我对春天充满了向往。

二
桐树是家乡极为普通的一个树种，在豫北平原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房前屋后、村里庄外、田间地头、沟边路旁，你都会看到它高大健硕的身影。家乡人对于它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

桐树长得快，且树干笔直高大，易成材，其实这才是家乡人喜爱它的真正原因。

我曾专门留意过，在我们这个地方，真的很少见到比桐树长得高、长得直、长得快的乔木，很少有比桐树的花更香浓、比桐树的叶更硕大的树木。有了这几个长处，不愁你不喜欢它，不说道它。

桐树的花个个玲珑如钟，小巧可爱，从三大两小拢成五片花口的前端逐渐到花萼，并不均匀地喷洒着一层淡淡的紫色，尽管多有“遥

看近却无”之意，但还是着实平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

我爱桐树的花，当然还另有原因。不知你发现了没有，或者说你是否认同，桐花虽然是以枝头绽放的方式展现它们的姿容，播撒它们的香气的，整体的形状有点像鸡毛掸子。但是，它们疏密有致，齐齐整整，有团队精神，有集体意识，俨然布阵讲究的士兵，随时准备对敌人发起冲锋。它们美而不艳、香而不俗，虽然高高在上，占尽了春光，但是它们却不是为了故意炫耀、哗众取宠，而恰恰像是为了躲避世人的亲昵和赞美，才迫不得已与你产生了一定的距离。

真的，你无需刻意去描述桐花状如金钟的形象，也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去品评它浓浓烈烈的香味。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一个穿件蓝印花对襟衣，随便将头发盘起，身材匀称的田家大嫂，美丽但不妖冶，成熟但不张狂。它就是那样不急不躁、坦坦荡荡地吐露着芳香，没有小家碧玉的那种娇羞，更没有大家闺秀的那种矜持。它只跟你打上一句招呼——这句话是春天的问候，你就会认定它心地善良、朴实无华；它只给你送上一缕香气——这香气是春风的体香，你便会认同它品行端正、情深意长。

三
也许是因人而异的缘故，在桐花的花语中，我比较喜欢“单纯的幸福”这一说法，而对“满天欢喜”“情窦初开，对感情困惑而心绪不宁”以及“不为自己求欢乐，但愿众生皆离苦”之类的说法却不敢苟同。

桐花虽然开得比较晚，大多在

3 月下旬或 4 月初，但它的花期在众多乔木中却是比较长的，而且一旦开放，便热热闹闹，从早到晚，自始至终，都会给人一种蓬蓬勃勃、生机勃勃的感觉。它不像玉兰那样早早报春而又转瞬即逝，也不像梨花那样过分渲染而又弱不禁风，它真的就很单纯，坚定着一个信念，让开放成为一种美丽、让美丽成为一种幸福，单纯着、幸福着，如此而已。它贤淑端庄的魅力，绝不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所能媲美的，更不是搔首弄姿的俏丽佳人所能比拟的。

据说，桐花有雌雄之分，那些像半开半折的玉扇落在地上的，是雄花，它们以一种献身精神把养分留给了雌花，把生长的希望义无反顾地托付给了它们为情陨落的枝头。那么我想，这种奉献和牺牲倒是伟大了许多、壮美了许多，但于桐树而言、于那些雌花而言，也许它们是在心无波澜地遵循着一种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平静地履行着一种没有海誓山盟的诺言，谁去谁留，谁存谁亡，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状态，根本用不着拿“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和“化作春泥更护花”之类凄凄悲悲的诗词来假惺惺地安慰它们、赞美它们。不用。

桐花开了，开的是它的形象和品格；桐花落了，落的是它的梦吃和身影。明年春天，当你走在和煦的春风中，突然闻到了那股熟悉的香味，你一定会惊喜地抬起头来，指着不远处说：看，桐花、桐花！

是的，桐花又开了，开满了你的视野，开满了你的世界，一年又一年。

老城记忆

□杨 青

鳞次栉比的房屋，嘈杂拥挤的街道，路边整齐摆放着礼品，空气中飘荡着一缕缕肉香，偶尔传来大人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

老城留下来的充满昏黄灯光般的记忆，模糊而美丽，遥远但清晰。

窄窄的老城街，南关有蒸气腾腾的芝麻糖房，孩子们欢快喧闹、嬉戏；长年拥挤不堪的南后街东头的老电影院，糊了一层又一层的电影海报；白音潭边钓鱼（用一块纱布系住几个角，里边放点掰碎的馒头，把小鱼儿引到网上来的）的小孩子们欢呼雀跃；油厂周边论斤称切咸块卖的黑黑的肥皂泛出浓浓的油脂味；还有商业局门口排着队拿着票等取豆腐过年的人……

如今，沧海桑田，天地巨变。

老城留在了儿时的记忆里。

仿佛昨天，还在和邻居的新芳姐姐、爱玲姐姐、爱琴姐姐捉迷藏，在灰暗的老城街路灯下抓蟋蟀、赴老家（一种游戏），在狭窄的老城巷子里跳皮筋、踢沙包……

现在，老房屋已经拆除，新芳姐应该当婆婆了吧？艳玲姐远嫁他乡，生活得还好么？

老城留下来的充满昏黄灯光般的记忆，模糊而美丽，遥远但清晰。

老城街的路上，一个身体瘦弱、背着装满货物褡裢的盲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磨得溜光的木头棍，“嗒、嗒、嗒、嗒、嗒”走着，嘴里边响亮地喊着“谁要老鼠药，谁要锥针，谁要溜溜蛋儿，谁要橡皮筋，谁要木梳，谁要洋火，谁要气眼……”他满面红光，声音洪亮。

上小学时，我几乎天天可以碰见他，长年累月地奔走叫卖，有时背着一褡裢小商品到县城西关口，拿着小马扎，一坐就是一天。他口才特别好，一串一串地报自己的商品。每当我听到东北歌唱家郭颂唱的《送货郎》，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座千年古城里这个盲人卖货郎。

一晃 40 年过去了，温馨的画面暖暖地印在我脑海里，执着而幽幽地散发着古朴的味道，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心底沉淀的依旧是那浓浓的乡音、朴实的乡情……



谁是中国的马尔克斯

□红 孩

早晨起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马尔克斯去世了，享年 87 岁。我当时的感觉一点都不觉得震惊，仿佛是离我们已久远的莫泊桑、巴尔扎克去世了。道理很简单，这个叫马尔克斯的大叔太有名了。

上世纪 80 年代初，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時候，我就不断从各种文学期刊、文学讲座、文学青年的交谈中，知道拉美（地区）出了个有如中国鲁迅一样赫赫有名的作家，那人叫马尔克斯。他在 1982 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年孤独》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咱不懂外语，也很少看外国文学，以为为马尔克斯和马克思、马克吐温是一个家族。后来，不断有人说马叔的《百年孤独》如何如何，使我感到像说天书一样神秘。记得学历史时，老师讲过，十月革命的一声炮火，把马克思主义传遍中国，于是才有了五四运动，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之前，我们也曾有过洋务运动。更早之前，也还有玄奘西天取经。这些，都是文化思想的西学东进，一次又一次地改写了中国的命运。

上世纪 80 年代，年轻人对老马（克思）谈的少了，对马尔克斯大叔关注的程度高了。用当时的说法，就是西方的文艺思潮开始进入中国，以至对当时社会的人生价值观从单元向多元进行了转变。面对这股思想浪潮，某些人士无比忧虑，以为青年人长此下去将会是垮掉的一代。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中学毕业曾在京郊农场担任过 6 年的团委书记，或许由于不是在基层，对上边的事了解的不多，就采取跟着走的做法。记得在 1990 年，中央在青年当中开展所谓的“双基”（基本国情和基本路线）教育，我作为宣讲教员，为基层青工作了十几场报告。也就是通过这十几场报告，使我以后在几十人、上百人面前讲话再也不脸红胆怯，更不会语无伦次。说一件有意思的事。一天，我陪农场宣传部的小罗到一个分场去宣讲。小罗是北大哲学系毕业，年龄也就在二十五六岁。开场白，我首先强调了一下学习纪律，然后简要介绍小罗的情况，便宣布小罗老师正式讲课。我没有想到，小罗老师在开讲不到 5 分钟就卡壳了，致使青工们一阵骚动。我连忙摆手示意大家安静，想不到这时的小罗老师竟然会声色异常严肃地说：“青年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这样，要知道，这次学习很重要，你们可担负着祖国的未来！”结果，青工们更加热闹起来，有的青工大声说：“小罗老师，你想过没有，要知道你比我儿子也没大几岁，怎么祖国的未来就担负在我们身上？应该担负在你的身上才对！”“对，祖国的未来应该担负在小罗老师身上，我们不学了！”面对青工们的起哄，我当然要制止了。多年以后，当我回想起这段往事，总觉得我们那时的教育方式是多么僵硬。

要是萨特、尼采、马尔克斯呢？人们关心的只是牛奶产量有多高、工资涨不涨？

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是一个寻求主义、热衷主义的国家。如早期的三民主义，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艺术创作上，则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进入，则又出现了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所谓的现代主义。面对这些政治上的和艺术上的主义，不论是谁，恐怕都够喝一壶的。毫无疑问，魔幻现实主义是属于马尔克斯的。如果没有马尔克斯，也许中国的很多小说家还在中国传统的写作方式上埋头耕耘，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换句话说，马尔克斯是莫言以及大多数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父，此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很荣幸，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的 1967 年，我刚出生。他 1982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我才 15 岁，是个刚上初二的学生。等我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上海《译林》杂志上终于看到《百年孤独》的时候，《百年孤独》在读者中已经不怎么盛行了。但偶尔读到作家谈创作的文章，大多数作家——尤其是小说家，几乎都提到《百年孤独》对其的影响。1997 年，我到河北省三河县去拜访作家浩然老师时，记得他亲口对我说，他这一生吃了没怎么读过外国文学的亏，如果读点外国文学，说不定作品写得还要好些。我想，浩然老师可能也没怎么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吧？

说来惭愧，《百年孤独》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完整地读过，这也包括其他许多的外国文学名著。不是我不想好好读，主要是我对那些生硬的译文实在接受不了。我当时就想，人家外国作家没读过中国的《红楼梦》不也写出经典作品了吗？这就如同中国作家不看外国文学也能写出唐诗宋词了。这样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其实使我失去了很好的更多了解世界的机会。等到了 30 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我才真正知道自己年轻时多么的幼稚与无知。好在自己的年龄不算太老，学习的机会尚能把握，外国文学这一课一定能补上。

不过话又说回来，马尔克斯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足以让当代中国作家顶礼膜拜吗？我没有统计过，中国当代作家中有多少人没看过或不喜欢马尔克斯的。我相信肯定有，而且我还相信，有更多的人，看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其实并没有读懂，更谈不上读懂魔幻现实主义。以多年的写作经验，假如中国有很多的人读懂了马尔克斯，我断定，马尔克斯的写作是不成功的。

我知道，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一定是在确定的情境中给读者创作出无数的不确定选择。如果单纯地从确定到确定，形成一个线段，这个作家存在的意义就值得怀疑。

我相信，马尔克斯，这个出生在哥伦比亚、结束于墨西哥的大男孩，他给人类的贡献不在于他让人们知道了什么、而在于他让人们想起了什么。正是带着这样的判断，我在努力寻找中国的当代作家，谁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马尔克斯。或许马尔克斯只有一个，或许马尔克斯就在你身边，或许马尔克斯就是你自己。只是你还不知道。

温馨提示电力客户

为了保障焦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为您提供可靠的电力供应，我们将对焦作电网以下线路进行计划检修，请广大客户及时作好停电准备，提前或延时送电不再另行通知。如遇天气变化、保供电等特殊紧急情况线路不能按计划停电，或事故处理、抢修等原因造成的线路停电不另行公告，由此给您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日期	计划停电时间	停电线路名称	停电范围
5月5日	8:00~18:00	阳庙线和贺支	和庄村、贺村
5月5日	8:30~17:00	阳庙线沈李庄支	沈六宿、李六宿
5月5日	8:00~18:00	东环中左、右线、本部线	山阳路(南水北调河一建设路)、铁路住宅小区、中海丽江、定和村、福利院
5月5日	6:30~18:00	苏农线#27杆以后	苏家作、侯卜昌
5月6日	8:00~18:00	阳庙线杨马支	杨庄村、马庄村
5月6日	8:00~18:00	苏农线怀村支	怀村
5月6日	1:00~12:00	焦克东左线#14杆到光华线#12杆之间	焦克路(中南路—牧野路)
5月6日	8:00~18:00	电厂东开闭所两段母线轮停	电厂怡和园、祥和园
5月7日	8:00~18:00	东环北左、右线	山阳路(北环路—建设路)
5月7日	8:00~18:00	电厂西线北林1台区支	士林村部分
5月8日	0:00~8:00	南通右缆 HW02 柜到 HW06 柜之间	南通路(立交桥至人民路口)
5月8日	8:30~18:00	苏家作线北石洞支	北石洞、北石洞林场、振兴面粉厂、北石洞面粉厂、云海面粉、丰华机械、苏家作砖场
5月8日	8:00~18:00	民主南左线杨庄支	杨庄
5月8日	6:00~18:00	II 中站线顺河支	李封一村、顺河路、老医院
5月8日	8:00~18:00	清化东线小梁庄支	小梁庄
5月9日	7:00~18:00	苏农线侯卜昌支	侯卜昌
5月9日	8:00~18:00	IV 神州西线疾控支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通、开元小区、杨庄面粉厂、大北张村、小北张村、双泉陵大棚、丰祥麦芽、塑钢厂、同仁医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月10日	6:00~18:00	建设东左右线#27塔到建设西左右线#31杆之间	建设路(移民局至铜马路口)
5月10日	8:30~18:00	西环中右线线园林线	出渣路
5月10日	8:00~18:00	供电公司新局配电房两段母线轮停	供电公司新局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2014 年 4 月 19 日